四庫全書

子部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七

宋 章定 撰

皇甫 千百四八

姓纂子姓宋戴公之子充石字皇父子孫以王父字為氏漢興改父為甫後漢定安都尉皇甫攜生稜始居安定稜子彪有八子號八祖皇甫氏為姓

後漢皇甫規字威明舉賢良後為中郎將討諸羌諸羌

慕其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　黨事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為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耻不得預迺自上言云云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時人以規為賢

皇甫嵩字義真討黄巾大破之拜左車騎將軍　奏請冀州一年租贍饑民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累拜太尉

晉皇甫謐字士安博綜典籍百家之言自號玄晏先生時人謂之書淫竟不仕　子方回少有文才南土人士咸崇敬之

皇甫重字倫叔沈果有才用為秦州刺史

載記皇甫真字楚季弱冠高才慕容皝時遷平州別駕守遼東營丘二郡皆有善政

北史皇甫和字長諧深沉有雅量尤明禮儀為濟陰太守子聿道以幹局知名位廣平令　和弟亮字君翼

為尚書殿中郎攝儀曹屬有勑下司各列勤惰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恕實優容之附裴佗傳

皇甫璠字景瑜仕周為隨州刺史政有簡惠百姓安之小心奉法恒以清白自處當時稱為善人　子誕字玄慮仕隋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憚

皇甫遐字永賢事母以孝聞母喪廬墓負土為墳有詔旌異之

唐皇甫無逸字仁儉仕隋歷淯陽太守治為天下最

王世充簒位棄母妻斬關自歸追騎及無逸顧曰吾有死終不能同爾為逆解金帶投之地曰以與爾無相困由是獲免　高祖以無逸本隋勲舊尊遇之拜御史大夫時蜀新定吏多横恣民不聊生詔無逸持節廵撫既至黜貪暴用廉善蜀人以安　徙益州大都督長史所至輒閉閤不通賔客嘗按部宿民家燈炷盡主人將續無逸抽刀斷帶為炷其廉介如此過

自畏慎每上表疏　讀數十乃遣

皇甫鎛涇州人歷戸部侍郎憲宗伐蔡急於用度鎛裒會嚴亟以辦濟師蔡平之明年遂同平章事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人擢進士第裴度辟為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為顧況集序未甞許人今碑字三千三縑何遇我薄耶度笑曰不羈

之才也從而又酬之

宋朝皇甫煥字堯文湖之長興人父子莅官所至皆有可紀慶元間將漕廣東嘗捐俸錢七千緡置圭田以給廣之與計偕者廉介之操士夫以無逸比之填延其二子也

東方千百四九

風俗通伏羲氏之後帝出乎震位主東方子孫因以為氏焉

前漢東方朔字曼倩平原人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
信若尾生　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
車　善射覆　伏日割肉歸遺細君　拜太中大夫
給事中　對化民有道　上書自訟獨不得大官
諷誦詩書百家之言自以智能海内無雙　官不過
侍郎位不過執戟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言不純
師行不純德

上官　千百五十

姓纂楚王子蘭為上官邑大夫因氏焉

唐上官儀字游韶陝州人工文詞涉貫墳典貞觀初擢進士第遷秘書郎太宗每屬文遣儀視稿高宗即位進西臺侍郎時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絢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遣羽鵷鷺豈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為清言尤工詩人多效之謂之上官體

百里 千百五一

姓纂秦大夫百里奚其先虞人家於百里因氏焉

史記秦繆公即位虞大夫百里奚爲繆公夫人媵於秦亡秦走宛楚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請以五羖羊皮贖之孟子曰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與此言異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 孟子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

以要秦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知也時舉於秦知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　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

百里孟明名視秦大夫百里奚之子也　晉饑乞糴於秦秦伯謂百里與諸乎對曰救災卹鄰道也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

封殺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君子謂孟明之
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

西門千百五二

姓纂鄭大夫居西門因氏焉列子有西門子魏文侯
時西門豹為鄴令

西門豹為鄴令鄴之三老常歲為河伯娶得巫行視人
家女好者云是當為河伯婦即聘取洗沐為治齋宮
河上張絳帷女居其中浮之河中數十里乃沒人多

持女遠逃俗言不為河伯娶婦水來漂溺其人民豹曰至期幸來告吾亦往送女至時豹往會之河上三老父老皆會其巫老女從弟子女十人豹曰呼河伯婦来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豹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待更求好女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之河中凡三弟子豹曰巫嫗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

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曰巫三老不来奈之何復欲使廷掾及豪長者趣之皆叩頭血流久之罷去鄴之吏民大驚恐自後不復敢言

吾丘千百五三

姓纂吕氏春秋中山有力者吾丘象

前漢吾丘壽王字贛趙人拜東郡都尉不復置太守多盗賊詔賜壐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畧輻奏以為天下少雙海内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

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横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因言其狀後徵為光禄大夫侍中　議汾陰鼎為漢寶

由吾千百五四

姓纂由余之後仕吴子孫入越因號由吾氏

北史藝術由吾道榮少為道士遊燕趙間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乃尋訪之　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歷數天文藥性無不通解　後隱於琅邪山辟穀餌松朮求長生之祕

毋將千百五五

見姓死

前漢毋將隆字君房為諫大夫成帝末奏封事請徵定陶王竟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

主父千百五六

姓纂趙武靈王號主父支孫因以為氏

史記主父偃齊臨淄人也學長短縱横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天子謂曰公安在

何相見之晚乃拜為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為謁者一歳中四遷　或説偃太横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索盧千百五七

姓纂呂氏春秋禽滑釐門人索盧參

後漢獨行索盧放字君陽以尚書教授千餘人　初署郡掾太守有事當斬放顧以身代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光武徵為洛陽令政有能名　徙諌議大

夫數納忠言　後以疾徵不起使人輿之見於南宮

雲臺賜穀二千斛

樗里　千百五八

姓纂秦丞相樗里子因氏焉

史記樗里子名疾秦惠王異母弟　滑稽多智秦人號

曰智囊　武王立以為丞相

成公　千百五九

姓纂衛成公之後以謚為氏

晉成公簡字宗舒家世二千石性清素不求榮利潛心味道罔有干其志者官至散騎常侍

文死成公綏字子安少有俊才詞賦甚麗　時有孝烏每集其廬作賦美之　雅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泠然成曲因為嘯賦　張華每見其文嘆服以為絶倫　徵為博士

胡

胡母千百六十

姓纂齊宣王母弟封母鄉遠本胡公因曰胡母氏

晉胡毋輔之字彦國少擅高名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為後進領袖　守繁昌令節酒自厲甚有能名

高堂千百六一

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

魏志高堂隆字升平魯高堂生後也　為散騎常侍學業修明志存匡居因變陳戒發於懇誠　及没明帝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

閻人千百六二

風俗通少正卯魯之聞人其後遂以聞人為氏漢有太

子舍人聞人通沛人治后氏禮

老萊千百六三

老萊子楚賢人著書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七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八

宋 章定 撰

公孫 千百六四

姓纂黄帝姓公孫子孫因以為氏

左傳公孫枝字子桑秦大夫也穆公之用百里孟明也子桑之舉也君子以為能舉善

公孫嬰齊字聲伯魯大夫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

食聲伯夢涉洹或與巳瓊瑰

子產鄭卿公孫僑也一字子美氏曰國父公子癸字子國鄭伯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子產辭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以為少　不可子皮以為忠　子產不毀鄉校　古之遺愛

子羽鄭行人公孫揮善辭令

史記公孫龍字子石楚人孔子弟子善為堅白同異之辯

公孫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少好學刑名之事入秦見孝公三見而説以霸道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　行徙木之令　號為商君

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為驃騎將軍封合騎侯凡四為將軍

公孫弘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學春秋雜説　養後毋孝謹　武帝詔徵文學弘至太常對策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

習文法吏事又緣飾以儒術　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　為布被食不重肉　故人所善賔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

為御史大夫位丞相封平津侯　子度為山陽太守起徒步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參謀議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為車騎將軍後拜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泣涕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

後漢公孫述字子陽　佩戟而見馬援　井底蛙妄自尊大

晉隱逸公孫鳳字子鸞隱於昌黎之九城山谷　彈琴吟詠陶然自得

公孫永字子陽隱於平郭南山吟詠巖間欣然自得年踰九十操尚不虧謚曰崇虛先生

南史孝義公孫僧遠居父喪至孝事母甚謹年饑減食以養母齊高帝詔表門閭蠲租稅

北史公孫表字元上韓非書二十卷道武稱善

公孫元慶為武牢鎮將

循吏公孫景茂字元蔚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遷太常博士時稱為書庫

叔孫　千百六五

姓纂魯桓公子叔牙生玆號叔孫氏

左傳叔孫得臣魯卿莊叔也　叔孫僑如曰宣伯

前漢叔孫通薛人與弟子共起朝儀為綿蕞野外習之

拜為奉常　因進諸弟子帝悉以為郎諸生喜曰

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　叔孫通舍枹鼓而立一王

之儀遇其時也

北史叔孫建少以智勇著稱道武時為外朝大夫參軍

國之謀威名南震除平原鎮大將　容貌清整號曰

嚴明魏初名將鮮有及之

士孫千百六六

漢書平陵士孫張為博士揚州牧　明梁丘易

後漢士孫瑞王允誅董卓士孫瑞歸功不侯司馬温公稱之

王孫千百六七

姓纂周有王孫滿頃王孫也衛有王孫賈

王孫滿周大夫王使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

長孫千百六八

姓纂後魏獻帝拓拔鄰七分國人兄弟各統領之

第三兄拔拔氏孝文帝以拔拔皇枝之長改為長孫氏

北史長孫嵩代人道武以為南部大人累著軍功歷侍中司徒相州刺史所在著稱　鑾駕征伐嵩以元老留鎮京師坐朝堂平斷刑獄　五世孫儉仕周知名方正有操行雖在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遊造門亦不與相見周文謂左右曰此人閒雅孤潔每與語常肅然畏敬恐有所失後拜柱國朝

議以儉操行清白勲績隆重乃下詔褒美賜以雜綵粟麥以彰其美　儉子平字處均奏立義倉歴許貝二州俱有善政

長孫道生身為三司而衣不華飾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　與從父嵩俱為三公當世以為榮

長孫晟字季晟善彈工射趫捷過人　一箭貫雙鵰突厥之内大畏之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　從弟紹遠字師寛容有大度雅好墳籍聰

慧過人周文每謂羣臣曰長孫公任使處令人無反顧憂

唐長孫無忌字輔機從秦王征討有功　太子建成毒王王病舉府危駭王遣無忌陰召房杜定計討難平之即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封齊國公　頡利可汗已盟而政亂諸將請討之計猶豫無忌曰今我戢兵待夷狄至乃可擊卒取突厥太宗曰豈不以兼文武兩器朕故相之朕得公遂定天下公其無讓　帝

又思與共艱難賴無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況其功　帝欲功臣世襲刺史貞觀十一年詔無忌等十四人　太子承乾廢欲立晉王未決羣臣已罷獨留無忌對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無異辭有如不同臣負陛下百死於是遂定　帝嘗從容評之曰無忌應對機敏善避嫌求於古人未有其比初無忌與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風

長孫順德無忌子素為高祖親厚太宗時為左驍衛大
將軍
長孫敞字休明無忌從父兄
長孫操字元節無忌從父弟有學術高祖辟署相國府
金曹參軍後齊揚益三州刺史課皆最下詔襃揚
哥舒千百六九
姓纂突騎施本號西突厥首領有哥舒部因氏焉
唐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酋長世居安西家富於財任

俠重然諾事王忠嗣署衙將翰能讀春秋漢書通大義疏財多施予故士歸心　吐蕃盜邊翰持半段槍迎擊所向輒披靡名蓋軍中擢河源軍使會王忠嗣被罪帝召翰入朝極言忠嗣之枉朝廷稱其義踰年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天寶八載詔攻吐蕃石堡城三日而下進封西平郡王　禄山之入洛陽上以翰守潼關會有告

崔乾祐在陜兵不滿四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陜洛翰奏曰禄山久習用兵今始為逆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以阨之利在堅守况賊殘虐失衆兵勢日蹙將有内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請且待之郭子儀李光弼亦上言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質賊黨妻子以招之賊必内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弊之不可輕出上不從遣

中使趣翰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
遂敗

達奚　千百七十

姓纂後魏獻帝第五弟之後為十姓遠祖長寧公覃
生司空斤亦單姓奚氏與於婁賀劉尉為北人八族
北史達奚武字成興少倜儻好馳射遷雍州刺史經略
漢川自劒門以北悉平振旅還京師
達奚長儒字富仁少懷節操膽烈過人性至孝丁毋憂

殆將滅性　起為夏州總管匈奴憚之不敢窺塞轉荆州總管文帝曰江陵國之南門今以委卿朕無慮也

万俟　千百七一

姓纂後魏獻帝季弟之後為十姓官氏志稱万俟氏中間失譜

北史万俟普字普撥其先匈奴之别也雄果有武力歸魏遷第二鎮人酋長　歸齊神武位太尉　子洛字

受洛干隨孝武入關除左僕射慷慨有氣節勇鋭冠世

賀拔千百七二

與後魏同出陰山代為酋長北人謂地為拔謂其總有其地土人相賀因以為氏焉

拓䟦千百七三

後魏書云黄帝子昌意之後受封北土黄帝土德王北人以土為拓后受為拔故號拓后拔氏後從省為拓拔孝文帝遷都洛陽改為元氏

沮渠千百七四

本臨松盧水胡人其先為匈奴官號沮渠因氏焉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八

名賢氏族言行類稾卷五十九

宋 章定 撰

慕容 千百七五

姓纂高辛少子居東北夷後徙遼西號鮮卑國於昌黎棘成至涉歸為鮮卑單于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或云以冠步揺音訛為慕容氏

晉載記慕容廆世居北夷號曰東胡曾祖莫護跋好冠

步揺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揺　元帝拜廆為車騎將軍大單于封遼東郡公

慕容皝字元真廆第三子

慕容恪字玄恭皝第四子為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後為太宰

慕容垂傾囊底智足以破之

北史慕容白曜少敦直給事宮中稍遷北部尚書　後為征南大將軍一旬拔四城威震齊土

慕容紹宗深為高祖所知高祖以之平侯景景甚畏伏之

宋朝慕容延釗字化龍太原人也父章開州刺史延釗少以勇敢聞漢高祖之起也周太祖為其佐命以延釗隷帳下世宗即位領溪州刺史高平之戰以功遷團練使拜睦州防禦使從世宗征淮南為殿前都虞侯與宋延偓大破其軍淮南平徙鎮鎮寧為殿前副都㸃檢太祖受禪延釗時握重兵屯真定太祖諭

旨聽以便宜從事延釗與韓令坤率所部兵巡邊

一方以安太祖深嘉之加殿前都點檢同中書門

下三品以其父名章不曰平章事也

賀若千百七六

姓纂代居玄朔隨魏南遷北俗謂忠貞為賀若因以

為氏孝文時代人咸改單姓唯賀若氏不改

北史賀若敦其先居漠北世為部落大人曽祖貸入魏

為都官尚書　侯瑱將兵逼湘州賀若敦將步騎救

渡江深入軍於湘州會秋水泛溢敦糧援斷絶分軍抄掠以供資費敦恐瑱知其糧少乃於營内多為土聚覆之以米召旁村人陽有訪問隨即遣之瑱聞之信以為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為久留之計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先是土人每乘輕船載米粟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敦乃别

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馬畏船不上然後伏兵於江岸使人乗畏船馬以招瑱軍詐云投附瑱遣兵迎投競来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降者瑱猶謂之詐並拒擊之相持日久乃斂兵百里之外聽敦歸北　子弼字輔伯少有大志博涉書記有重名　隋文帝時以文武才幹拜吴州總管　嘗遺源雄詩文曰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乃獻取陳十策上稱善

賜以寶刀　後尅定三吴拜大將軍　後坐事下獄

上數之曰公有三太猛　敦弟誼剛果有幹畧隋以

突厥為邊患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甚為北夷所

憚

賀婁千百七七

姓纂代人本居漢北以國為氏孝文改為婁氏

北史賀婁子幹字萬壽少以驍武知名在隋䇿授上大

將軍　文帝以子幹習邊事授榆關總管甚為虜所

憚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　兄詮亦有才器位銀青光禄大夫

斛斯千百七八

姓纂其先居廣牧代襲莫弗大人號斛斯部因氏焉

北史斛斯椿字法壽其先世為莫弗大人入關孝武拜尚書令　子徵字士亮博涉羣書尤精三禮魏孝武時雅樂廢缺徵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樂始備焉周武帝以徵經有師法詔授皇諸子呼為夫子儒者榮之

斛律千百七九

姓纂代人代為部落統帥號斛律部因為氏焉

北史斛律金魏除為第二領人酋長秋朝京師春還部落號曰鴈臣神武悚匡復金賛成大謀後為肆州刺史進遷左丞相文宣曰公元勲佐命父子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為藩衛　子孫皆封侯貴達　子光字明月聲震關西

豆盧千百八十

姓纂本姓慕容燕主廆弟西平王慕容運孫北地王
精入後魏北人謂歸義為豆盧道武因賜姓豆盧氏
北史豆盧寧字永安少驍果有志氣美姿容善騎射從
周文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除衛大將軍　子勣字
定東拜渭州刺史甚有惠政大致祥瑞　高武隴由
來乏水勣馬足所踐忽飛泉涌出又有白烏翔止廳
前乳子謡曰我有丹陽山出王漿濟我人夷神烏來
翔　子毓字道生以征突厥功授儀同三司

唐豆盧欽望雍州人魏太和詔去豆著姓盧欽望居宰相十餘年方易之三思等怙勢獨謹身諤諤自全

豆盧瑑僖宗時同崔沆並同平章事時宰相有好施者常使人以布囊貯錢隨行施丐者每出襤褸盈路有朝士以書規之曰今百姓疲弊寇盜充斥相公宜舉賢任能紀綱庶務使萬物各得其所則家給人足自無貧者何必如此行小惠乎宰相大怒

庫狄千百八一

姓纂鮮卑段匹磾之後避難改姓庫狄居代後遷中

夏

北史庫狄迴洛代人少有武力初事尒朱兆神武舉兵

擁衆来歸累遷夏州刺史

庫狄盛字安盛少有武用從神武征伐遷幽州刺史

庫狄干鯁直少言有武藝為定州刺史清約自居不為

吏人所患　威望之重為諸將所伏　孫士文隋初

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餽遺家無餘財　親故絕

迹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　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士文獨口銜絹一匹　至州發摘姦謟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寛貸　時司馬韋焜清河令趙達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人上聞曰士文暴過其祖竟坐免

庫狄峙仕魏位髙陽郡守政存仁恕百姓悦之拜中書舍人參掌機密以恭謹見稱

若干 千百八二

姓纂出自北代以國為氏

北史若干惠字惠保代武川人以國為姓後翊戴周文

拜直閤將軍從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每先登陷陣

加儀同三司剛質有勇力善於撫御將士莫不懐

恩事毋以孝聞　子鳯字達摩有識度尚周文女位

儀同三司

秃髪 千百八三

姓纂西河鮮卑也與後魏同出聖武帝詰汾長子疋孤神元時率其部衆徙河西六代孫樹機能盡有凉州之地

唐秃髪傉檀韋宗歎之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知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來復自有人也

黒齒 千百八四

姓纂百濟西部人也

唐黑齒常之百濟人長七尺餘驍毅有謀畧吐蕃使贊
馬婆等入寇拜河源道經畧大使逹言乃斥地置烽
七十所墾田五千頃由是食衍士精卒破之獲牛馬
甲不貲詔書勞賜凡莅軍七年吐蕃慴畏不敢盜邊
封燕國公

乞伏千百八五

姓纂乞伏國仁本鮮卑乞伏部首帥也晉孝武時僭
號西秦王大單于

北史乞伏慧字令和鮮甲人少慷慨有大節在隋遷凉州總管嚴警烽燧遠為斥侯虜竟不入境

乞伏保高車部人見孝行傳

俟莫陳千百八六

姓纂其先後魏别郡居庫斛真水周書云武川人代為渠帥隨魏南遷號俟莫陳

北史俟莫陳悅代人也好田獵便騎射　普泰中除秦州刺史

侯莫陳相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白水王

侯莫陳崇字尚樂從周文帝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累戰皆有功進柱國大將軍　子頴字遵道少有器量為時輩所推　在程州有惠政為南方所信伏焉　拜邢州刺史政為第一　遷瀛州刺史百姓立碑頌其清德　崇兄順位驃騎大將軍

阿史那千百八七

姓纂夏氏之胤居蔑年山北人呼為突厥窟歷魏晉

十代為君長後屬蠕蠕阿史那最為首領後周末遂滅蠕蠕霸强北土盎百餘年至處羅蘇尼失等歸化號阿史那開元改為史氏

唐阿史那忠字義節性謹厚居父喪哀慕過人擢右驍衛大將軍宿衛四十八年無纖隙人比之金日磾

莫多婁 千百八八

姓纂代人隨後魏遷洛陽

北史莫多婁貸文驍果有膽氣從神武起兵除車騎大

将軍　子敬顯少以武力見知

可朱渾千百八九

自出代北又居懐朔隨魏南遷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五十九

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六十

宋 章定 撰

拾遺千百九十

齊使田文聘楚楚王遺之象林登徒直送之不欲行許實劒於公孫戍諫孟嘗君毋受公孫戍趨出孟嘗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志之揚也戍以實對孟嘗君乃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

外者疾入諫司馬温公稱之

漢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内隱於壺山之陽州郡前後
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策書
徵之不赴是歲帝復備禮徵英英固辭疾篤王逸素
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諭勸使就聘英順逸議
而至及後應對無竒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南張
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
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且以不訾之

身怒萬乘之主及其饗受爵禄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司馬温公曰古之君子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懐玉深藏不市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虚心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然後能利澤施於四表功烈格於上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則姑内自循省而不敢彊致其人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羣小在朝而不

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茍其德巳厚矣政巳治矣羣小遠矣誠心至矣彼將叩關以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若乃孝弟著於家庭行誼隆於鄉曲利不苟取仕不茍進潔巳安分優游卒嵗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勵廉耻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至於

飾修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禄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於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北史韋世康為荆州總管常有止足之志謂子弟曰禄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便休

唐裴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為吏部侍郎王勮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掌銓衡僕有弱

息顧以為託是時勮弟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玄尤重之以為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饗爵禄之器耶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渡海墮水炯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勮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

姚崇嘗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盧懐慎不能決惶恐入

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次俱盡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余為相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

韓休數與蕭嵩爭論上前面折嵩短上頗不悅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臣蒙厚恩待

罪宰相富貴已極及陛下未猒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猒臣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

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温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天下斧斤之聲至今不絕度僧幾復其舊矣陛下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願早降明詔僧未復者勿復寺未修者勿修庶

幾百姓猶得以息肩

顔真卿東坡先生曰古之任人無内外輕重之異故雖漢宣之急賢蕭望之之得君猶更出治民然後大用非獨以歴試人材亦所以維持四方均内外勢也唐開元天寳間重内輕外當時公卿名臣非以罪責不出守郡雖藩鎮帥守自以為不如寺監之寮佐故郡縣多不得人禄山之亂河北二十四郡一朝降賊獨有一顔真卿而明皇初不識也此重内輕外之獘不

可不為鑒

唐李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别太常卿權德輿素與晦善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毋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奬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别借如明公它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歎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晦謝曰晦平生未甞得望公顔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

賀肯負國乎　惠州圖經曰君子素行乎患難能困其身而不能殞其名方東坡先生自英之惠自應之儋小人挫之惟恐不深而先生氣不少屈筆力益放無一毫不滿之意介於胸次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充塞於天地之間先生一人而已　定頃度大庾嶺讀先生之詩有曰當日無人送臨賀至今有廟祀潮州令黄岡之雪堂惠州之白鶴故居昌化之草堂皆以先生為重過者雖野夫蠻蜑莫不起敬彼小人者

姓名今復安在哉誌此世當有知者

周墀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力小任重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墀愕然不知所謂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深然之

崔安潛治蜀不詰盜人怪之安潛曰盜非所由通容則不能為令窮覈則應坐者衆搜捕則徒為煩擾乃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置牓其上曰有能告捕一

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為必有侶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贓皆平分汝安能捕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牓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為所先死復何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於是刑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侶互相疑無地容足夜不及旦散逃出境境内遂無一人為盜安潛以蜀兵怯弱奏遣大將齎牒詣陳許諸州募

壯士與蜀人相雜訓練用之得三千人分為三軍戴黄帽號黄頭軍又奏乞洪州弩手教蜀人用弩走九而射之選得千人號神機弩營蜀兵由是浸彊

南唐柴再用救東洲方戰舟壊長稍浮之僅而得濟家人為之飯僧千人再用悉取其食以犒部兵曰士卒濟我僧何力焉

徐温母周氏将吏致祭為偶人高數尺衣以羅錦温曰凡此皆出民力祭何施於此而焚之宜解以衣貧者

馮道司馬温公曰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哉

唐六臣張文蔚等六一居士曰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名姓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録見文蔚等所

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反遂祖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天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人之

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説夫為君子者故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徧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唯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官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唯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

相稱譽必相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必相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悵悵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恐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

國而予人者由於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

留從效仕閩為泉州指揮使連重遇殺王延羲立朱文進以黄紹頗為泉州刺史從效與其黨謀復王氏募敢死士陳洪進等夜踰城入刼庫兵擒紹頗斬之請王繼勲為刺史南唐攻陷建州從效執繼勲送於金陵李璟建泉州為清源軍授從效節度漳泉等州觀察使從效性勤儉知人疾苦好賔客談論古今常衣

布素置公服於中門側出則衣之累封鄂國公至國初上表稱藩遣使假道吳越入貢獻太祖厚賜之卒贈太尉靈州都督從效無子以兄從願之子紹鎡紹鎡為子　從效六世孫正字仲至遊學於惠州守窮無慍色力學自克不事表暴邦人敬而愛之處士徐構賓能觀人逆知其必貴妻以女因家焉繇鄉貢擢紹興三十年進士第授陽春尉敗秩授清海軍簽判帥龔茂良薦其材於朝知循州將行右丞相虞允文

與語以卿相器期之言於朝孝宗錫對契合留中不
三歲超遷至禮部尚書歴㑹稽章貢豫章全蜀四郡
召還入西府以玉冊拜進少保封衛國公子恭丙端
皆為尚書郎孫元英工部侍郎元剛起居舍人

宋朝余靖任諫官日上言朝廷畜養賢俊當如民家收
積財貨平時先有營度至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以
來陝西舉知州始用杜杞三司擇判官則又用杞京
西多盜賊則又用杞今玆蠻人作叛則又用杞皆㕁

未暇暖而即移之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勞朝廷有乏賢之歎如斯事體良亦可惜臣親見杜杞言京西之政始有端緒而未盡施設今遽捨去不成績效此屢易官之患也伏惟廟堂之上當思天下有多少賢才可與共了天下事者廣為詢訪預作處置某人可了某職某人可當某路一旦緩急用之如指諸掌此乃是廟堂之策當有素定者也今二年之內講求賢俊只知有一杜杞何覷聽之不廣示天下之狹也設使

別路更有賊盗則將又移杜杞毋乃取笑四方乎每見大臣謀事當平居無事時優游暇逸如不足憂者及一隅有警則倉惶移易如素不經心者然去年冬兩府大臣共選諸路轉運使田瑜為廣西轉運使梁戴為判官必謂才能出人合蠻傚纔動未見瑜等何如處置有甚利早已疑之此擇人之術不自信矣始若不知則不如易用只如近差王絲往湖南安撫待其奏報不中事節乃知其人不可委仕知人不明為

害不細伏望陛下勑諭兩府大臣廣思博採天下賢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歎則社稷之福古人有言曰霸王之主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用於後哲自是識拔不明求之不至不可厚誣四海也

見長編

馮躬厚崇寧四年京師西木塲火燔京城防守具以鉅億計辟廱録馮躬厚密語所親曰昔晉元康五年武庫火其後元海起平陽卒入河洛遂亂華夏唐天寶

十載武庫災後祿山以范陽叛卒入關陝兩河遂為盜區今茲火燔城守械器其兆大同可憂也此據馮躬厚行狀躬厚南劍州人蔡京甥也

徐詡字元美建之浦城人散翁徐彭年之子也紹興間第進士嘗監榷貨務參政李彥頴薦之名見上稱之曰知卿進退不事請謁即日除監察御史出憲廣西移湖北成都利路又改成都轉運知遂寧府除直徽猷閣移溫陵道改漕江東以卒所至之政必先學校

嘗捐公錢七千餘緡市田一百六十畒以廪成都之府學且篤於宗親周䘏中表葬死者之無歸營孤女之未嫁唯嗜學尤邃於經熟於左氏春秋資治通鑑有詩文奏議經解八千卷號曰東野居士集子逵前為司農寺簿誠齋楊萬里銘其墓曰頎頎徐公軍杭而逆風曰予其通方輪而九曲曰予其速惟金玉爾身皭然不塵以對於古人

陳堯臣婺州人善丹青精人倫宣和間嘗以書學正擢

水部郎假尚書使遼繪天祚像以歸并圖道中所歴山川險易以上上大喜除右司諫繼遷侍御史焉此揮麈録所載與長編小異

李成字咸熈營丘人也五代末以詩酒遊公卿間善摹寫山川至得意處殆非筆墨所成人欲求者先為置酒酒酣落筆煙雲萬狀世傳以為寳子覺仕太宗時歴國子博士覺子宥仕至諫議大夫知制誥

唐郇王禕十二世孫濤為五代漢相本朝以兵部尚書

莒國公致仕至子承休　承休子仲容為戶侍仲賓贈宫保至三子景圭景山景亮　景山子昭玘字成季元祐間為右史自號樂静居士成季與猶子漢老皆居温陵漢老子紀生子閏是戶部侍郎秦少游爲李公撰行狀云遠祖濤少仕湖南一子留江南公其裔孫也所以今為南康人世號山房李氏濤之弟澣仕石晉為内相後仕契丹亦顯漢老弟唐老建炎初守越亦隨烏珠北去仕宦有聲

南渡高宗中興之初蜀中有大族犯御名之嫌者而
遊宦參差不齊倉卒之間各易其姓仍其字而更其
音者勾濤是也加金字者鉤光祖是也加絲字者約
紡是也加草頭者茍諶是也改為句者句思是也增
而為勾龍者如淵是也緱是析為數家累世之後昬
姻將不復別文潞公自云敬暉之後以在國初不習
祖諱而改今有茍氏子孫與文氏所云相同盖本一
族

李定字仲求洪州人晏元獻公之甥欲預賽神會而蘇子美以其俗子拒之致興大獄梅聖俞謂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者也其孫即俞老彭以詩名列江西派中又李定字資深揚州人元豐御史中丞其孫方叔正民兄弟皆顯名一時又李定嘉祐治平以來以風采聞嘗遍歷天下諸路計度轉運使官制未行老於正卿乃敦老如岡之祖蓋濟南人也同姓名者凡三人世亦多指而為一不可不辨李豸陽翟人東坡先生門下士亦字

方叔兩方叔俱以文鳴廣陵君云李資深墓碑呂惠卿撰蔡卞書章子厚篆蓋

韓持國宋元憲薦賜第入館嘉祐中與司馬文正呂正獻王荆公號為四友元祐初為政府後坐棄地入黨籍謫居均州遇赦復官以朝議大夫致仕年八十四以卒元龍元吉即其後也

李邯鄲命諸子名世人難曉後見孫長文云邯鄲之長子壽朋取三壽作朋之義次子復圭本三復白圭幼

子德弼以三德茲弼其指如此宜乎人所不解也

林仲平槩仁宗朝耆儒也二子希旦邵顏早擅克家之

業仲平沒有二幼子尚在襁褓未名既長兩兄迺析

其名示不忘父訓曰希曰旦邵曰顏後皆為聞人

靖康中蔡元長父子既敗言者攻之發其姦惡不遺餘

力李泰發時為侍御史獨不露章且勸勿為太甚坐

是責監汀州酒稅謝表云當垂涕止彎弓之射人以

為狂然臨危多下石之徒臣則不敢士大夫多稱之

右九事見之揮麈録　李泰發參政未見傳揮麈所載止此一事

昌黎諸序

送陸參

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或謂先一州而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

送孟東野

物不得其平則鳴　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

送許志雍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武公作歌詩以美之有一儒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而升坐於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也

送齊皥下第

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不得志矣而曰我未至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陳密

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禄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耶

送李愿歸盤谷

東坡云文忠公言唐無文章唯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

送牛堪登第

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為幸矣

送董邵南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

董生勉乎哉

贈崔復州

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愈以為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

贈張童子

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

送楊儀之

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

送何堅

何與韓同姓為近　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

送王含

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

送孟琯

善雖不吾與吾將强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强而拒

送陳彤

始吾見之頎然其長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因以得其為人及其久也果若不可及

送王塤

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

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知沿而必知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裴均楊憑唱和詩序

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　鏗鏘發金石幽渺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

送幽州李端公

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矣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平必自幽州始

送區冊

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冠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

送殷侑使回鶻

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

送楊巨源

予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旁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與否

送權秀才

宮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

送李正字

離十三年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

石洪已附本傳

温造

韓昌黎送之序云烏公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温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馬拔其尤暮取一人馬拔其尤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兹不能引去資二生

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懐耶

送鄭權

若嶺南帥得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冦盗賊殺無風魚之災水旱癘毒之患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徃徃有事　可謂貴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效也

送韓約歸治所

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

之歎懐竒見而不得施設也

送鄭涵

三爲屬吏經時五年覯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薫而炙之矣其髙大遠宻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巳而務博施以巳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

韋處厚詩序

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

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懐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氷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韋侯所為詩方且以入溪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為事讀而詠歌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